

「新」的喻說與發生 —— 一個跨界的多重觀點

張君玫

摘要

對「新」的追求與執迷似乎是「現代」(the modern)的一個核心，尤其是在打造現代大業中處於劣勢的「非西方」國家。「急起直追」的焦慮至少從十九世紀末延續到今日的二十一世紀初，日新月異的要求往往蓋過了對本土或在地文化根底的珍視。雖然「本真性」、「本土化」、「在地化」、「抵殖民」等呼聲與努力陸續出現，「新」的意義仍然環繞著某種西方主義的價值系統。此外，儘管後殖民論述對於「西方」的語意內涵已經有一定程度的拆解，「現代意識」中的西方主義仍然鮮明可辨。

本文試圖結合多重的跨科際觀點，去思考「新」的喻說與發生。基本架構包括三大部分。首先，我將先鋪陳後殖民觀點中的「新」，彰顯創新主體的發言位置對其創新內容與方向的影響，從中國清末梁啟超「新民說」的「固有」與「本無」說起，乃至於當代英國作家魯希迪在「魔鬼詩篇」中的提問「『新』如何進入這個世界」所引發的相關討論。其次，我將轉向人類生命與其他物種之間的共通性，思考生命創新的本源，以期從中獲得啟發。在此我將援引當代演化生理學的研究，尤其是物種共生演化與水平基因轉移的相關報告，以及晚近社會科學對於達爾文演化論的重估。最後，我將試圖扣連上述兩種觀點的「新」，思考兩者涉及的跨界分子化運動是否存在本質上的差異？抑或我們有必要打破「人文」與「自然」二元對立的框架，建立一個更具生態思維的「社會」概念，並且把人類存在重新置入更大的生命圈中加以思考？